



論共產主義道德

著 思 濟 · 丁 · A
譯 合 恆 富 吳 伯 詩 金

新華書店發行

172
3060



論共產主義道德

著 恩 濟·丁·A
譯 合 恆 富 吳 伯 詩 金

新華書店發行

德道義主產共論

著者

A·J·濟思

譯者

金詩
吳富
恒伯

出版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上海西藏路四八九號

本書係根據山東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原版本重印。

0484

(滬1)1—10,000

1950年5月

書 號 0484

基本定價 1.90

目 錄

一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人民精神發展的根本變化……………	六
二	道德當作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一〇
三	資產階級道德……………	一六
四	共產主義道德……………	一六

一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人民

精神發展的根本變化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們國內引起了社會關係的根本變化，並且在決定全世界的歷史命運上意味着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同時，它也意味着勞動羣衆的精神發展及道德意識上一個根本變化。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這是最大的『智慧中的革命，工人階級思想中的革命』。（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一八〇頁）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舊的剝削秩序的整個基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並且還改變了在這個（物質條件——譯者註）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政治組織和社會意識形態，社會精神生活的形態。它給了資產階級意識和道德對於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羣衆的影響一個毀滅性的打擊。在革命的過程中，成百萬的勞動者擺脫了由舊社會遺傳而來的習慣和傳統，擺脫了資產階級心理、資產階級道德的基礎。自然，工人階級先進階層與社會主義思想相結合，在他們中間形成並傳播無產階級道德標準是在革命以前就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國廣大勞動羣衆思想和心理的深刻的變化，是只在由革命決

定的經濟政治根本改革的基礎上才發生的。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天才預見，即無產階級革命將要構成羣衆政治覺悟及其優良道德品質最高的表現，同時也是精神上被資本主義毀壞和損傷的勞動者們道德更新和純淨化最正確的手段。

自然，隨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當作資本主義遺產而傳流下來的習慣、風俗還不能消滅。『淨化』意識，改善人民被資本主義秩序（像列寧所說的）『沾污』了的道德的任務，需要頑強的鬥爭和相當長的時間。這個任務只能在革命之後，在推翻剝削階級之後，才能充分提出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者常常指出來：想在資本主義秩序仍然存在的時候就能改進人們的道德，就意味着從事建造最有害的烏托邦。羣衆文化教養與教育的任務必須不和階級鬥爭、不和根本重建社會生活物質條件的任務分離開。

只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才能爲培養廣大勞動羣衆的共產主義意識，發展和鞏固他們的新道德，創造物質的和政治的先決條件。

形成新的蘇維埃道德的過程反映着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史，同時它也是這個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國的社會生活建設的越多，在這些改革過程中，蘇維埃人們的性質——他們的道德觀、感情、風俗改變的越多。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所完成的我國人民思想與心理的社會主義改革，是有偉大的歷史

意義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總結我們社會三十年發展的收穫時說：

『必須承認，我們革命的最重要勝利是蘇維埃愛國人們的新精神面貌和思想的成熟。這指的是所有蘇聯各民族，城市和鄉村，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事實上這是十月革命最大的成功，它有一個世界歷史性的意義。』

『現在蘇維埃人民已經不是他們三十年前那樣了。』（莫洛托夫：『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紀念』，『真理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

社會主義革命非常地加速了我們人民精神和道德發展的過程。與過渡到社會主義同時，人類的道德發展也在質上跳了巨大的一步。

人類道德觀念的前進發展在過去也發生過，可是這是以極矛盾的形式完成的。從奴隸佔有道德過渡到封建道德，再從後者過渡到資產階級道德，根本上是進步的。可是，在奴隸佔有、封建和資產階級道德體系中間雖然存在着一切的不同，它們却全帶着剝削的性質，是一個剝削社會不同類型的道德。

從資產階級道德過渡到蘇維埃、共產主義道德，不僅是人類道德發展上前進的一步。它所表示的不是一個普通的道德進步，譬如像由封建道德過渡到資產階級道德所發生的那樣。

到共產主義道德的過渡構成我們人民道德發展一個很大的革命，因為它意味着建立

無產階級道德的統治，在內在本質上說，這個道德是全人類的道德。

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正在我們人民中培養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人的情感和品質。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成百萬新型的、始終忠實於列寧——斯大林偉大事業的人們已經成長起來了。我國的全部生活秩序都培養他們一種新的心理和新的性格特質，灌輸給他們對社會義務的高度意識，對於自由不可遏止的愛，對於奴役人的人不可壓抑的恨，培養蘇維埃愛國主義的不可熄滅的火焰，發展高度民族自尊的情感，配合着尊重一切其他民族的高貴感情。

和平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特別是偉大愛國戰爭時期，曾需要蘇聯人民竭盡他們一切的身體和精神力量。在那些時候，在我國已經成長起來的、新的社會主義道德顯示了並且證明了它們是超越了資產階級道德，蘇維埃文化和思想超越了資產階級的文化和思想。

在戰爭年月，黨和國家在形成蘇維埃人道德面貌上的巨大而持久的工作，它的收穫是特別明顯地得到了。

『蘇聯在愛國戰爭中的勝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黨在勞動羣衆中進行教育工作，不懈地在我們青年中灌輸勇氣及對於自己力量的信心的結果。』（日丹諾夫：『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九週年紀念』，第一六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

黨一向認為在蘇維埃人民中培養共產主義道德是它一個基本的、重要的任務，因為

『我們人民的精神財富並不比物質財產不重要』。（『日丹諾夫同志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第三三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這個任務在現在，當我們國家已經進入逐漸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代，是特別重要的。

共產主義道德是全部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蘇維埃人世界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任何社會，道德都沒有像在蘇維埃社會一樣，發生這麼大的作用，因為在每一個其他社會，由於在它裏面發展的自發性統馭着，因此人只成了歷史上一個被動者，並不是一個自覺的主動者。

二 道德當作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道德的起源、本質、發展問題的科學的解決，在社會科學史上第一次由馬克思主義提出來。這可以下面這個事實來說明，即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論正確地瞭解決定人類行為的客觀規律性。

一切過去的倫理學說都顯露着關於道德問題反歷史的處理方法和唯心論的解釋。在這些學說裏面，道德不是所謂上帝『敕令』直接的演繹，就是被認為是內在的、人性天生的行為標準體系，因而被宗教的法令所支持。有絕大多數的唯心論哲學家從這個可笑的原理由發，即社會生活條件被他們認為是決定於人類道德發展的水平，決定於他們的道德觀念的。

相反的，馬克思主義是從這個原理由發，即社會生活的基礎是物質價值的生產，並且歸根結柢，它又決定着人類的精神生活，社會意識。

因此，緊跟着這個原理，即社會精神生活的發展和變化的前面，是它的物質生活的發展和變化。『在社會生活中……外在條件，物質條件首先變化——斯大林同志說，——

然後適應着這個，人的思想，他們的道德、風俗，他們的世界觀也變化。」（『斯大林全集』，卷一，第三一六頁）

這個原理關係着社會精神生活一切不同的表現；法律觀、科學、哲學、藝術等——也與道德有充分的關係。

道德構成社會意識一個特殊的形態；它反映已經形成的或者正在形成的社會關係，它是人類行為標準與規則的總合，歸根結底，決定於某些特殊階級的經濟條件。

自然，道德不能由社會物質生活直接地立刻地演繹出來。它們是在政治影響之下，在社會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形成的；它們形成的過程是很受其他的社會意識形態——哲學、科學、藝術等的影響的。此外，人們在建立他們的道德標準的時候，也這樣或那樣地計入以前的道德發展。

道德標準的發展與其他的領域密切地聯繫着，它與法律標準的領域聯繫着，後者也是調節人類行為的。

和以立法形式表現並由國家政權核准的法律標準不同，道德標準經常沒有立法的核准。人們被國家機構、政權機關迫使着遵守法律標準，可是道德標準的遵守，却決定於人們從完成社會義務的觀點上，從正義或非正義的觀點上評價他們的行動。違犯法律標準招致政權機關的懲罰，違犯道德標準則引起社會的譴責和輕蔑。

道德和不道德，公正和不公正，善與惡這些觀念不是天生的，它們不能由理智的所

謂『永恆原理』，或者由認為是不變的『人性』的屬性演繹出來，它們也不能一次建立後就永久不變。

外國流行的一些學說是非常錯誤而反動的。它們認為道德律令和原理帶着一個永恆不變的性質，有一種本身完整的意義，不依附於社會發展的性質和水平。因此，例如杜威，在他的『人的問題』一書中（一九四六年紐約出版）就這樣說：基本道德原理和『人性』的屬性是不變的，民族的風俗和傳統，只有這些原理的表現才能變化它們。

這個觀念是玄學的。這種觀念的一個不可駁辯的反證就是蘇維埃社會的道德進化。當然，在我國人們的意識中還仍然存在着資本主義的殘餘，舊道德的特質還仍然感覺得到。可是毫無疑問，蘇維埃政權三十年以來，我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標準是已經根本上變化了。蘇維埃現實已經把所謂『永恆的』和『不變的』人性打得粉碎了。

人類社會前進地發展着，道德領域的前進發展也大體上配合着它的前進的發展。自然這不是說道德的前進發展帶着一個直進的性質，這是一個矛盾的過程，歷史上全社會的進化常常伴隨着一個道德的沒落。

歷史也證明這個事實，就是人類的發展引起道德觀念經常的變化，在某一個時代認為是道德的、公正的，在另外一個時代則變為不道德的。

這可以用這個事實來說明，即道德觀念，歸根結底，是由於社會生活的物質條件所產生的，它永久依附於他們而變化它的形式。斯大林同志說：

『辯證法說世界上沒有事務是永恆的，世界上每件事物都是暫時的、變化的，自然變化，社會變化，道德和風俗變化，正義的概念變化……。』（『斯大林全集』，一卷，第三〇四頁）

向道德標準和正義概念的絕對化進行鬥爭的同時，馬克思主義並不採取那些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客與思想家的論點。他們承認道德概念的變化性，但從這個引出一個相對的推論，依照這個推論，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在公正與不公正之間，完全沒有不同之點。這種非道德主義的傳播，對於蘇維埃人民是非常有敵意的，使他們厭惡的。馬克思主義只要求歷史地具體地去決定這些不同之點。

在一個階級社會裏面，道德是帶着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正義、善和惡的觀念。就正好是這個，說明在一個階級社會裏面有不同的道德觀存在着。

每一個社會的統治道德是統治階級的道德，因為把物質生產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觀念、感情、道德、傳統的生產領域中也統治着。可是，和崇奉私有財產及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因而產生剝削現象與人壓迫人的社會秩序一道，在每個社會裏還形成被壓迫階級的道德，表現他們對現存秩序的不滿和憤怒。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統治的資產階級道德一道，新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道德開始形成。

三 資產階級道德

資產階級道德的經濟基礎是私有生產手段。『……資本主義秩序——斯大林同志說，——是建立在商品生產之上；在這裏每一件事物都帶有商品的面貌，買賣的原則統治着每一件事物。在這裏你只能買消費品、食物、生產品，並且還能買人們的勞動力，他們的血，他們的良心。』（『斯大林全集』，一卷，第三三二頁）

舊的、資產階級道德，歸根結底，是決定於商品佔有者的經濟利益，這些道德培養了人的狼性和恨世的氣質，培養了他們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特質。『人對人是一隻狼』，『人人爲自己，只有上帝爲大家』——這些原則事實上是資產階級道德『至聖之處』。說明資產階級競爭的時候，斯大林同志指出它的原則，他說：『某些人的失敗與死亡，其他人的勝利與統治……消滅那些落在後面的，好鞏固自己的統治。』（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競賽和斯達哈諾夫運動』，第五頁，『少衛隊』出版社一九三八年）這個競爭的原則事實上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基本道德標準。

著名的『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十八世紀英國作家曼德維爾，在批評當代社會道德

的時候，指出資產階級文化只有罪惡才是培養它的土壤，同時後者的破壞就等於破壞滋養資產階級文化的泉源，就會引起它的破壞。『在這個世界中我們稱爲罪惡的——曼德維爾這樣寫着，——道德的也好、自然的也好，是使我們成爲社會動物的大原則，是沒有例外的一切技術和行業堅定的基礎、生命和柱石。我們必須在這裏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實泉源；並且一旦罪惡消逝了，整個社會也會死亡。』（引用卡爾·馬克思：『剩餘價值論』，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六〇頁）

曼德維爾進一步寫着：司法的發達是由於有犯罪者，以自動鎖和保險箱的存在是由於有竊賊。因此曼德維爾達到這個結論，即破壞這些罪惡就等於破壞全部文化。這個結論，雖然似乎是奇僻的，但應用於資產階級文化却充分保持它的力量。在資產階級社會，罪惡是勝利的，因爲沒有它，利益獲得是不能想像的，同時，斯大林同志說，資本主義不能以任何力量把它和利潤分開。

對於財富不知足的貪慾，只有在最殘酷地剝削勞動者不人道的競爭過程中才能滿足，這個貪慾在資產階級的人中養成一種動物性的個人主義，殘酷、唯利是圖、偽善、虛偽。一個美國大富翁鐵路大王J·果爾德的傳記作者，關於果爾德這樣寫着：『他的財富的每一塊錢都是由於狡猾、賄賂、欺詐、搶掠而得來的。』這不單指一個果爾德。『資本——馬克思說，——從它所有的——從頭上到腳底的毛孔裏滲出血和污垢。』（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一一頁，一九三五年版）

說明現代資產階級道德，最可以表示其特點的是最近美國司法部一個官吏所引證的材料。他宣佈在美國每二十一秒鐘發生一件嚴重的犯罪案，每四十四分鐘——一件謀殺案，每九分鐘——一件搶案，每一百秒鐘——一件盜竊案，每三十六秒鐘——一件簡單的偷竊等等。

在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犯罪的增加是資本主義秩序有規律性的產物。在資本主義下面，整個生活的社會秩序，它的思想和政治，它的藝術和文學都灌輸着腐化人的道德。美國作家E·錫佛在他的小說『鍾砧之間』裏，指出了幫匪主義的崇拜對於美國青年破壞性的影響。小說的主人翁在幫的湯姆教給他弟弟處世道德，他說：『假設他們捉不住你，你做什麼都是好的，假設他們把你捉住，那就是壞的。』

資產階級文學讚揚最卑鄙的本能。美國作家密勒讚頌叛逆；他惋惜在資本主義下面大家認為是『真的叛逆者還沒有產生，但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完全和這個『道德』見解相符合，密勒辯護法國民族的叛逆者A·紀德。這樣他就提出他自己的道德信條：『這個作家能受指摘嗎？究竟有什麼是值得保衛的呢？自己的家庭、父母、妻子、兒女、一塊土地嗎？爲了任何一件這些東西，動我的指甲，我都不幹。』

法國法西斯主義者L·賽林，從他的書名就充分地暴露了他們的『道德』性質：『記在賬上的死亡』，『屍屍學校』，『屠殺的玩具』等。在法國和美國，J·珍妮特的犯罪性殘忍的書『一個賊的日記』廣泛地登出廣告。『多麼幸福！——這個作家的一